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《李自成》第六十一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姚雪垠

[单位]

[摘要] 王吉元回到张献忠的老营，同一些亲戚朋友都见了面。大家对他十分亲热，连着请他吃酒。夜间，他同一个在张献忠老营中当小头目的把兄弟同榻而眠。这个人带着七分酒意，悄悄地告他说，明天中午老营中设宴替闯王接风，恐怕不是好宴，嘱咐他明天躲一躲，不要同闯王带来的亲兵亲将们混到一起。

[关键词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王吉元回到张献忠的老营，同一些亲戚朋友都见了面。大家对他十分亲热，连着请他吃酒。夜间，他同一个在张献忠老营中当小头目的把兄弟同榻而眠。这个人带着七分酒意，悄悄地告他说，明天中午老营中设宴替闯王接风，恐怕不是好宴，嘱咐他明天躲一躲，不要同闯王带来的亲兵亲将们混到一起。王吉元听了这话，猛吃一惊，酒意全消，问道：“怎么不是好宴？”“我看见大少帅同徐军师咬耳朵小声商量，分明是商量明日迎接闯王的事，不像是怀着好心。还有，今日大少帅一面传令把李家坪腾出来给闯王的人马驻扎，却暗暗地把两三千精兵调到李家坪周围埋伏起来。看样子，闯王明天来赴宴凶多吉少。闯王为人光明磊落，顾全大局，可惜他不防我们这里要做他的黑活！你好在原是咱们西营的人，不干你的事。只要他们动手时你不在场，血不会迸到你身上。咱们八大王如今正在需要人的时候，你回来了，大家十分高兴，一定会得到重用。”“哥，他们为啥要对闯王下毒手？”“咱们八大王很嫉恨姓李的称闯王，行事又不一般，怕他将来成大气候。俗话说，一个槽上挂不下两叫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莫怕，不干你的事，睡吧。”王吉元不敢多问，但是怎么能睡得着呢？他的拜兄鼾声震动，他却睁着双眼想心事。他随着张献忠起义两年，原来把献忠看成个了不起的大英雄，曾下定决心永远赤胆忠心地跟着献忠打江山。前年冬天，献忠赠送给闯王一些马匹、甲仗，还送了一百名弟兄。他是一个小头领，也随着这一百弟兄送给闯王。当时他的心中很难过，认为自己这一生是完了。虽然他听说李自成也很不凡，但是他不信李自成能赶上献忠。从光化县到商洛山中的路上，他留心观察，开始对闯王的平易近人，关心百姓疾苦，与部下同甘共苦——这三样长处感到惊奇。在初到商洛山中时，他还打算将来重回献忠旗下。住了半年之后，尽管生活上比谷城苦得多，但是他再也不想离开闯王的大旗了。住得越久，越增加他对闯王的爱戴和忠心。经过那次犯了罪闯王不曾杀他，反被重用，他时时想着粉身碎骨报闯王。如今知道张献忠对闯王起了黑心，他感到非常气愤，在心里说：“你八大王不久前在玛瑙山吃了败仗，连几个小老婆都丢啦。李闯王从商洛山突围出来，经过白河血战，奔到这儿，诚心实意要跟你合力对付官军。眼下官军势大，你俩合起手来作战，该多好哇！你八大王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竟然如此无情无义，不顾大局，起了黑心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反复思忖，王吉元下了铁心，要将这消息禀报闯王，愈快愈好。为着怕一觉睡失误，他不敢认真合上眼皮。他知道，没有口号和令箭，夜间想走出白羊山寨是万不可能的，只能等待天明后立即脱身。但是能不能逃过关卡和巡逻的盘查，顺利逃回闯王驻地，毫无把握。他想，只要能走出寨门，沿途纵然有刀山剑树，他也要舍命闯一闯。后来，一个不甚妥当的脱身之计想出来了……

天色麻麻亮，王吉元见拜兄一乍醒来，披衣起床，赶快闭上眼睛，微微扯着鼾声。拜兄向他叫了两声。他翻转身子，含糊答应，随即用手背揉着眼睛。拜兄问道：“你夜里睡得还好？”“睡得挺好，连身子也没翻过。”拜兄凑近他的枕头悄声叮嘱：“我现在有事要到徐军师那里听令，不能陪你。你今天千万不要出去走动。你那四个亲兵也别乱动。都知道你如今是闯王的人，倘若动手时你在场，连你也会给收拾了。”吉元一边慌忙起床一边问道：“我今天暂且离开白羊寨躲一躲，岂不更好？”“你要躲到什么地方去？”“到白将军的营盘里探望几个同乡，在那里玩耍一天，行么？”“行，行。”拜兄心中对献忠的行事也不满，猜到他有逃回闯营报信，嘱咐说：

“要走你早走，路上小心在意。”王吉元装做不知道白文选驻扎在什么地方，故意向拜兄打听。拜兄说：“白将爷扎营的地方离此地十八里，离闯王扎营的地方有十几里。不走你们昨天来的那条路，另外有一条羊肠小路。从白将爷的营盘到闯王那里也有路，翻过两个山梁就到。”“哥，你派个弟兄给我引路好么？”“中，中。”王吉元的拜兄立刻唤来一个弟兄，嘱咐他早饭后带吉元到白文选将军的营中，说毕就匆匆走了。吉元想着，如果马上出发，也许还能来得及救闯王，等到早饭后出发就万万来不及了。他用好话同担任带路的弟兄

元商量，说他急于到白将军营盘看一个小同乡，打听打听老娘的音信，中午前赶回来迎接闯王，要求立刻动身，赶到白将军的营盘吃早饭。而且他只请这个弟兄引一段路，并不要他一直引到白文选的营盘。这个弟兄因见他是头目的把兄弟，又对人十分亲热，欣然答应。吉元立刻唤醒自己的四个亲兵，命他们赶快备好马匹，就趁着天色刚亮，寨门刚开的时候出寨了。昨天早晨他同袁宗第从闯王的驻地动身之前，他们向老百姓问明白来白羊寨有两条路：一条是近路，就是昨天来时所走的那一条；另一条要多绕六七里，从白文选驻扎的营盘附近通过。他判断如今仍走昨天来时走的那条路一定盘查很严，很难走过，所以他决定走这条比较偏远的路逃回闯营。他明白，即令这条比较偏远的路能够走通，等他奔回闯王驻地，闯王十之八九已经动身许久了。但是他除此以外更无别法可想。他一边策马赶路，一边在心中暗暗祝祷：“苍天在上！求你保佑我一路平安，赶在闯王动身前回到闯营！”离开白羊寨走了十里左右，王吉元在一座山头上问清楚方向和路径，便打发向导转回，并说他自己一定在午前回来。然后，他策马前行，只要能够勉强奔驰的地方他就不顾危险地策马奔驰。亲兵们都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心急，但是他暂不说明。中途遇到一个卡子，拦住盘问。王吉元仗恃他自己原是张献忠老营中人，对老营中的情形非常熟悉，诡称奉军师之命有急事去见白将军，对答如流。幸而那时各家农民军的服装大致相同，又没有建立腰牌制度，王吉元毫不困难地混过盘查。过了这道卡子又跑一阵，已离白文选驻扎的小寨不远。吉元到这时才把要赶回老营救闯王的事对亲兵们说明，并且说：“咱们活着是闯王的人，死了是‘闯’字旗下的鬼。如今闯王中计，咱们只有舍死回营报信，才算有忠肝义胆。你们瞅，这半山腰有个岔路口，往右转是进白文选驻扎的寨子，往左去这条路通往咱们闯营，大约还有十五六里。咱们如今奔往闯营，白文选的寨中必会疑心，派人追赶，前边也一定会有人拦截。你们有种的跟我来，冲回闯营报信；没种的我不勉强，留在这里，等我走之后快去向白文选那里投降。”亲兵们同声说：“舍命相随！宁死也要在闯王的旗下做鬼！”“好，好。还有，咱们五个人，不管谁逃回闯营，都要记清一句话，请闯王万勿到西营赴宴，火速拔营快走！”吩咐完毕，他冲到前边，策马驰过岔路口，顺左边的小路飞奔而去。白文选的一小队人在寨外巡逻的骑兵果然一见大疑，一边狂呼他们停住，一边纵马追赶。这里山路稍平坦，王吉元等拼着把马跑死也要甩掉他们。他们跑了几里，看看后边的巡逻队追赶不上了，前头突然从林莽中走出一群士兵，拦住去路。带队的小校挥刀喝道：“站住！不许过！”王吉元略提丝缰，使马匹稍慢，大声说：“闪开路！我奉大帅之命前往李闯王营中办事，你们怎敢拦我？滚开！”“既是奉命，有无令箭？”“有令箭。”“拿出查验。”王吉元已来到小校面前，说声“给令箭”，举剑猛劈。小校心中有备，用刀架住，同时几个人一齐来杀吉元。吉元刺倒一个士兵，同时双脚踢踢马腹，使战马趁势向前冲去，来势极猛，又冲倒一个。那个小校一边截住王吉元背后的亲兵厮杀，一边分出一部分人追赶，同时敲响铜锣。前边半里外树林中埋伏的十几个人突然跳出，拦住去路。后边的那一小股骑兵巡逻队也已经赶到。吉元本来希望亲兵们会阻挡一下追兵，但是回头一看，没有看见一个亲兵跟来，明白他们都完了，便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。俗话说：一人拼命，众人莫敌。一则王吉元要以必死的决心杀开血路，二则他的马匹得力，经过极其短促的砍杀，竟被他冲了过去。尽管他的左腿上中了刀伤，血流如注，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。他在前边加鞭飞奔，巡逻的骑兵在后边猛追不舍，不断射箭。吉元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脊背上猛敲一下，使他的身子向前一栽，几乎落马。他心里说：“不好！中箭了！”这话刚说毕，他又连中两箭，身子完全倒在鞍子上，脸孔擦着湿润的马鬃。剑从他的手中落掉。鞭子仍挂在手上。他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将战马抽了几鞭，这只右胳膊就像折断的树枝一样垂下去，再也抬不起来了。他用左手紧抱鞍桥，闭上眼睛。根据耳边的呼呼风声和身子感觉，他知道自己的战马继续在四蹄腾空飞奔。他尽管已经开始神智不清，但是对逃回去这一个愿望却没忘掉，也没放弃，在喉咙里喃喃地说：“只要……马不中箭，老子……死也要……回到营里，营里！……”过了一阵，风声在他的耳边减弱了。马跑得慢了。他又清醒一些，想抬起头回望一下是否有人仍在追赶，却抬不起来。头滚在马的脖颈上，脸孔擦着又热又湿的短毛。他半睁开眼睛，蒙眬地看见马蹄仍在跑。随即他的眼皮又闭拢了，觉得像做梦一样，又像在腾云驾雾。但是这两种感觉很快地模糊起来了。早饭以后，闯王按照昨夜张献忠走后的会议决定，将高一功和李过留下，帮助高夫人在营中照料。关于移营的事，等他们回来决定。他同刘宗敏、田见秀。袁宗第等几位大将，内穿铁甲，带着两百名亲兵往白羊山寨。双喜和张鼐等几个小将也盔甲整齐，随同前往。几个亲兵头目都奉到严令：到张献忠老营之后，弟兄们不许散开，只在献忠的老营院中休息，吃饭时不许滴酒入唇。倘若西营将士甚至是张献忠自己要招待他们到别处休息，或者为他们设宴劝酒，他们要一概拒绝，只说闯营素来军令森严，没有闯王的命令不敢擅自行事。在酒宴时候，闯王和每个大将的身后或近处要有两名亲兵随侍，都是挑选的勇力出众和特别机警的人。李双喜要时时随侍闯王左右。张鼐要时刻同那二百亲兵在一起，见机而作，不可稍有疏忽。山势险峻，一线羊肠小路十分崎岖，大部分地方只能够容下单骑。因为时间宽裕，他们并不急于赶路，一边走一边观看山景。如今初夏，山花烂漫，草木葱茏，风光特别好看。走上一座山头，大家立马四顾。田见秀不禁赞说：“果然是出昭君的地方，风景多么秀丽！”闯王笑一笑，说：“只是山多地少，老百姓穷得没有裤子穿。”正说话间，有一个小校率领几个骑兵来到，见闯王慌忙下马，站在路边插手行礼。自

成问：“你们是来迎接我吗？”“回闯王，小的不是来迎接闯王，是奉命来替贵营带条子，移驻李家坪。我们大少帅和马将军在半路上恭迎闯王大驾。”闯王点点头，同一行人众继续前行。不知不觉离开营盘已经有十几里远，来到一个地方，山势特别雄伟。靠左边弯了进去，有座古庙。庙前是小片平地，下临深谷，水声和松涛声响成一片。庙后靠着悬崖，崖上又有高峰插天。这儿地势高，可以清楚地望见张献忠驻扎的白羊山寨，地形险恶，旗帜很多。离白羊寨几里处也有营盘，但没寨墙，只见一座座帐篷点缀在青山、白云和绿树中间。李自成自从走出武关以来，难得像今日心清安闲；看见这里的风景特别好，又看离晌午还早，便叫大家在这儿休息一阵。他自己首先下马，把缰绳交给亲兵，背着手向山门走去。几位大将也下了马，跟随在他的背后。他站在山门外的台阶上，转回身举目四顾，欣赏山景。望见远处有两座山峰有点像商洛山中的熊耳山，只是这儿的两座高峰要秀丽得多，树木茂盛得多。他忽然想起来留在商洛地区的将士们和老神仙，消息隔绝，十分挂念。但是他没有流露出悬念商洛山的心清，弯腰看一看躺在荒草中的一通断碑。断碑上苍苔斑斓，文字剥蚀，朝代和年号看不清楚。闯王离开断碑，登上石级，走进山门。山门内左右两尊天王塑像毁损很重：色彩古暗，头上和身上带着几道雨漏痕。庙院中一片荒芜，两边房屋多已倾毁。一株秃顶的古柏的干枝上筑着一个老鸱窠，上月有大蛇吃掉雏鸱，老鸱飞往别处，如今窠是空的，有时有一两片羽毛从案中飘然落下。大雄宝殿中处处是尘土、蜘蛛网、鸟粪和破烂瓦片。殿顶有几处露着青天，神像也损坏很重。有些匾额抛在地上，木板裂开。闯王在大殿门外看了看，没有进去，顺着廊檐转往殿后。从大殿后再登上二十多级台阶，是一座观音堂，已经倒塌。旁有石洞，洞门上刻有“琴音洞”三个字。闯王走到洞口，见洞中深而曲折，十分幽暗；洞顶滴水，洞底丁冬，恍若琴声。料想洞中有泉，但不能看见。他抬起一块石头投了进去，不意吐噜一声惊起来十几只大蝙蝠，飞到洞口又一旋人内。自成等始而一惊，继而哈哈一笑，离开洞口。回到山门外，闯王站在一棵两人合抱的松树下边，感慨地说：“天下离乱，民不安业，神不安位。这个庙的景致很好，地方又很幽静，可惜兵燹天灾，百姓自顾不暇，没人修理，任它倒塌，连和尚也不见一个！”田见秀近一年多来常常在军务之暇焚香诵经，每到一个风景幽美的深山佛寺便禁不住幻想着将来若干年后，天下重见升平，他自己决不留恋富贵，功成身退，遁入空门，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。这时他听了闯王的话，也有同感，不觉点头。默然片刻，随即笑着说：“闯王，等咱们打下江山之后，我但愿有这样一个地方出家，逍遥自在。”自成一向不赞成田见秀的出世思想，但也不愿多浇他冷水。如今他正在心事重重，望着见秀苦笑一下，叹息说：“玉峰，咱们如今还在‘奔新野，奔樊城’，说不定还会走几年坏运，重见升平的日子远着哩！你要常想着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不可想着日后出家的事。”刘宗敏在田见秀的背上拍一下，说：“嘿，田哥，你真是没出息！咱们拼死命跟着闯王打江山，一则为救民水火，二则为建功立业。打下江山之后，咱们下半辈子还应该治天下，事儿多着哩，你想出家！要你住在北京城里享福也不愿？”田见秀说：“捷轩，叫我看来，要是有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种几亩田，不受官吏与豪强欺压，赋税很轻，不见刀兵，率家人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自耕自食，别说比做官舒服，比神仙也舒服。可是我起义以来，老婆儿子都死了，就怕到那时一个孤老儿做庄稼也很不便，倒不如找一个幽静的所在出家，自由自在地打发余年。”“瞎扯！你现在才三十多岁，只要你现在想要老婆，还不容易？娶了老婆，还怕她不替你生儿育女？”田见秀笑着摇头说：“还是我那句老话：天下未定，要什么家啊！”袁宗第走到田见秀的身边说：“玉峰哥，等咱们打下江山，只要闯王让你出家，你就出家好啦。到那时，你顶好不要到深山野庙去，请闯王把北京城里顶大的庙宇赐你一个，岂不方便？闯王想你时就随时宣你进宫，我们大家想你时就去你的庙里看你，岂不比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深山野庙里好得多？”刘芳亮接着说：“你日后不出家则已，要出家还是在京城出家，免得我们见不到你，想得慌。”刘宗敏又说：“玉峰，咱们得先讲好，你出了家，自己吃素，俺们不管。俺们到庙里看你，你一定得用大酒大肉待我们，不能叫我们跟着你吃斋。”大家哄然大笑，连闯王也大笑起来。这一群生死伙伴正在说笑当儿，张献忠派来相迎的一起人马已经来近，相距不到二里远了。由于庙前边山路曲折，林木茂盛，所以直到听见马蹄声才发现。双喜眼尖，用鞭子指着山腰说：“爸爸，看，来迎接的人们已经到了。”大家顺着双喜的鞭子一望，果然看见张可旺和马元利率领约二百名骑兵出现在半山腰的小路上。闯王说：“要不是这儿的风景太好，咱们会多走五六里，免得让人家迎接这么远。”他正要同几位大将到路口迎候张可旺和马元利，忽然张鼐禀报说：“闯王，等一等，背后有马蹄声跑得很急！”从背后来的马蹄声确实很急，而另外分明有大队骑兵随在后边。闯王和众人都十分诧异，立刻离开庙门，转过山包，看是怎么回事。只见吴汝义一马当先，后跟几名亲兵，奔到面前，另外二三百骑兵随后奔到。闯王忙问：“子宜，什么事？”汝义说：“闯王，快回，中计啦！”“什么！？”“刚才王吉元从白羊寨逃回，身中三箭，腿中一刀，逃回营盘时已经昏迷。救了一阵，他只说出来几个字就断气了。夫人命我率领三百骑兵来追闯王与诸位大将，请你们速速回营，不可迟误。”“王吉元说出来几个什么字？”“他只说出‘闯王中计’四个字，就把眼闭上啦。”“一功和补之呢？”“他们怕张献忠袭劫营盘，率领将士和全营老少男女准备迎战。”这意外的消息使大家既十分震惊又十分愤慨。因为张可旺和马元利已经很近，全体将士一齐拔出刀剑，准备厮杀。自成挥手使大家把刀剑插入鞘中，对袁宗第和刘芳亮说：“你们两位率领一百名弟兄暂留一步，等候张可旺和马元利，对他们说，我们的营中出了急事，我同

几位大将只好转回去看看。今天爽约，万分抱歉，改日见敬轩请罪。”他跳上乌龙驹，扬鞭欲走，又回头叮咛一句：“你们把话说过之后，立刻回营，不可在此多留。”双喜和张鼐等几位小将和众多亲兵们虽都上了马，却憋着一肚子气，向已经来到半里以内的张可旺投了一眼，又不约而同地望着刘宗敏。闯王看出来大家的意思，对宗敏说：“捷轩，咱们走吧。”刘宗敏脸色铁青，胡须戟张，双眼圆睁，望着闯王说：“就这样便宜他们？不行！张敬轩不顾大局，实在混蛋！咱们不能让张可旺和马元利这两个小杂种活着回去！”自成的心中也很气愤，脸色也是铁青的，但是竭力镇静自己，说：“捷轩，不要这样。咱们同敬轩的账以后算；如今忍耐一时，不要撕破脸皮。”“还不撕破脸皮？他八大王既然无情，咱们也照他的样儿行事！”闯王说：“他无情，咱们不能无义。如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咱们还不很清楚。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正中杨嗣昌的心怀。在目前应以大局为重，同张敬轩能够不撕破脸皮就不撕破脸皮。算啦，赶快跟我回营，不可耽误！”刘芳亮说：“闯王，我看不如把张可旺、马元利二人擒住，一则给敬轩一点教训，二则作为人质，使他不敢派兵追赶。”闯王摇头说：“不要撕破脸皮。有我在，敬轩就不敢贸然来追。一旦撕破脸皮，就没有回旋余地了。”田见秀在一旁说：“此时要以大局为重，不可造次。”宗敏忍下一口气，把大手一挥，愤愤地说：“好吧，以大局为重，这笔账日后再算！”闯王同众人刚离开，张可旺等已经到庙门前了。见此情形，他们知道所设的圈套已经走风，不禁大惊。张可旺害怕自己吃亏，并不下马，向袁宗第拱手问道：“汉举叔，闯王仁伯怎么见小侄来到突然走了？”袁宗第拱手还礼，说：“实在对不起。敝营中出了急事，闯王同捷轩、玉峰二位只好赶快转去。请贤侄回去代闯王拜复敬帅：不恭之外，务乞海涵，改日前来谢罪。”张可旺又恨又愧，张目结舌，不知说什么话好。马元利在一旁笑着说：“真是凑巧！贵营中出了什么事儿，这样紧急？”刘芳亮回答说：“现在还不清楚。只知事情很急，非闯王速回营中不可。空劳你们两位远迎，实非得已，万望不要见怪。”张可旺冷笑着说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袁宗第对刘芳亮使个眼色，又对张可旺和马元利一拱手，说声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”，率领众人策马而去。李自成回到营盘时，营中所有的帐篷都已拆掉，各种军需都收拾好了，放在骡子身上，全体将士和眷属都做好了随时可战可走的准备。山口守兵很多，各执弓矢火铳在手。高一功、李过同高夫人立马山口，等候闯王。闯王问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高夫人回答说：“王吉元回来只说出‘闯王中计’四个字，别的话没说出就断气了。据山头上望风的弟兄禀报，近处山谷中似有人马移动。看来敬轩定有吞并之意，给吉元知道了。既然这样，此地不可久留，速走为上。”闯王愤愤地叹了一口气，决定赶快拉走，保全老八队留下的这点根子不被吃掉。刘宗敏等有些人忍不住骂张献忠，他没做声。在站队当儿，他走到庙前看王吉元的尸首，心中十分难过。十二年来，多少贫苦出身的小伙子，怀着忠肝义胆，随他起义，在他的眼前洒尽了热血死去，吉元又是一个！闯王左右的亲兵亲将都怀着满腔悲愤，含着眼泪，默默地望着死者。片刻过后，自成叹息说：“吉元虽死，重于泰山！”双喜和几个小将不约而同地说：“我们定要替吉元报仇！”闯王回顾左右，轻声说：“要学吉元的榜样，不光是想着报仇。”他知道王吉元的宝剑已经在路上失落，只好吩咐将吉元的剑鞘摘下，交给高夫人保存，作为“念物”，然后命人赶快挖个坑，将死者埋葬。等袁宗第和刘芳亮回到营中，闯王立刻率领全营人马动身。当时向东、南两方都驻有张献忠的西营人马，李自成只能从原路向西北拉走。但是房县、竹山、竹溪各县城内和重要乡镇关隘都扎有官军，沿四川省边界各隘口也扎有官军。李自成的部队人数既少，又加四面皆敌，只能逃往房县以西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边。在出商洛山以后曾天天盼望同张献忠会师，共御官军，打破杨嗣昌的“围剿”部署，没想到刚刚见到献忠，竟几乎遭了毒手，不得不仓皇离开。为怕献忠追赶，部队不停地赶路，直到第二天上午，已经逃出二百里以外，才在荒山中扎营休息，并等候一部分掉队的步兵。下一步怎么办，李自成和亲信大将们商议结果，只有一个上策，就是把人马分散开，既躲官军，又躲献忠，保住部队不被消灭，以后待机而动，重新大干。在这里休息两天，人马尚未分开。掉队的步兵只有一部分找回来，其余的不知去向。第三天上午，出去巡逻的骑兵回营禀报，说十里外出现了一支官军，共有四五十人，正向这边走来；官军的四个骑兵在前探路，离小队相离三里以上。李自成想着这队官军背后可能有大队官军，命全营立刻准备打仗或转移地方。他亲自带着李过、吴汝义、双喜和张鼐，还有大批亲兵，策马奔往几里外的小路上察看敌情。李自成转过一个山包，同四个在前探路的官军相遇。相隔不到二百步。那四个人吃了一惊，略一犹豫，继续策马前进。张鼐取弓要射，李过赶快用手势制止。四个人奔到闯王面前五六丈远时，翻身下马，为头的小校赶快趋前几步，跪下说道：“闯王！我家帅爷特命二大人来见闯王，寻找多日，今日方才寻到。小的给闯王请安！”随即伏地叩头。自成害怕中计，既不下马，也不还礼，神色冷峻，说：“起来吧，不用行礼。你家帅爷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闯王？”小校站起来躬身又手回答：“闯王虽不认识小的，小的却在荣阳大会时见过闯王。我家帅爷姓王，从前是十三家的一个首领，如今驻兵均州。”闯王恍然明白，说道：“啊，你是不敢称你家帅爷的名讳！他可是王光恩么？”“是，闯王。”“二大人是谁？是光兴么？”“是，闯王。”自成用鼻孔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你们一投降朝廷，连称呼也变了！从前你们向光兴叫二掌盘子的、二掌家的，又叫二帅，如今叫二大人！”“回闯王，如今也叫他二大人，也叫他二帅。”“光兴现在哪里？”“马上就到。”“他来见我

“小事？” “小的只听说我家师爷命他带上书信一封并有密话面谈，其他一概不知。” “你们来了多少人？” “一共五十个人。”

“是不是大队人马尚在后边？” “请闯王休要疑心，确实并无别的人马。” 自成望着李过说：“你带着弟兄们往前去迎，我回营中等候。” 闯王说罢，就带着吴汝义、双喜和张鼐以及亲兵们转回营去。不到一顿饭的时候，王光兴来到了。闯王用冷冷淡淡的态度站在帐篷外边，刘宗敏等重要将领都各回帐中，暂不与他见面周旋。王光兴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，一见自成就满脸堆笑，赶快作揖叫着：

“李哥，你盘在这个僻静地方，叫小弟好找！小弟本打算回均州去了，昨日忽然听到百姓说你盘在这儿，小弟才有缘前来拜谒。李哥近来可好？” “托福，一切还好。令兄可好？” “托闯王大哥的福，他也很好，诸事尚称顺遂。” 闯王笑一笑，说：“是的呀，你们都做了官，自然诸事顺遂，不像我们这样日夜提防官军，不得安生。” 王光兴没有听明白自成说这话含有挖苦意味，赶快说：“家兄命小弟来见李哥也正是为着这事，想使李哥与贵营全体将士今后不再东西奔窜，不得安生。” “啊？……请，请到帐中叙话。” “请稍等一下，李哥。” 王光兴向他的亲兵一招手，说道：“把礼物送这边来！” 登时有人牵骡驮子，有人牵马，来到闯王面前。王光兴笑着说：“我来的时候，家兄知道李哥困难，特意叫小弟带来几石杂粮，几十匹绸缎，还有五百两银子，都驮在骡子上，另外还给李哥一匹战马。这实在不成敬意，只算是千里敬鹅毛，望李哥笑纳。” 说毕，深深地躬身作揖。闯王还礼，说道：“承令兄不弃，命贤弟远来相看，愚兄已是感激不尽。又蒙厚赐，更不敢当。不过我这里确实困难，贤弟既然远道送来，我就权且收下，改日定要重谢。” 闯王随即吩咐老营总管将粮、银等物收下。他把王光兴让进帐中，坐下之后，笑着问道：“老弟此来，有何见教？” 王光兴先不说话，取出王光恩的书信和杨嗣昌的谕降书递给闯王。自成看过，哈哈大笑，把王光恩的书子和杨嗣昌的手谕当面撕毁，投在地上，收敛了笑容说道：

“子盛，我原来听说杨嗣昌到处张贴告示，说人人都可招安，只不许我同敬轩投降，我认为他很知道我李自成的为人。如今他却改变主意，命令兄劝我投降，实在可笑。自成是甚等之人，难道你弟兄们也不知道么？” “李哥，请你不要见怪。家兄同小弟一则是奉督师之命前来，二则也是出于一片好意，想替朋友帮忙。自从你于崇祯十一年春天离开四川以来，奔波逃窜，历尽艰险。从前跟着高闯王的那几股子，有的灭亡了，有的降了，只剩下你这一股。潼关南原一战，你只剩十八个人逃出重围。去年五月间你在商洛山中重树大旗，很快又陷入重围，无路可逃。上月官军一时疏忽，你从武关逃出，身边只剩下一千多人。三年来你一败再败，一度全军覆没，至今一蹶不振，苟延时光。可见天意人事，对你都很不利。李哥虽系硬汉，这样硬干下去，自取灭亡，有甚好处？” 自成冷笑着问：“你还有别的话么？” 王光兴竭力装作毫无惧色，继续说道：“三天前听说你已经到兴山境内同敬轩合伙，我本来打算转回均州复命，不必再见李哥。

昨天忽听老百姓说你从兴山逃回，盘在这里，使小弟不能不急来相见。请恕小弟直言，你如今的处境十分不妙。目前湖广、陕西、四川的官军云集附近十余县，总数在十万以上。你既要逃避官军，又要逃避敬轩，处处陷阱，随时可亡，如其坐等灭亡，何如早日投诚，不失高官厚禄？俗话说，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，望李哥三思！” 自成忽地站起，一手按着剑柄，说道：“我兵团潼关南原的那天晚上杀大天王高见的事，大概你也听说过。你弟兄背叛义军，投降朝廷，为虎作帐，同大天王实是一类的人。今日你来见我，本应将你斩首，以为叛变投降者戒。姑念你们原不是高闯王的人，暂留下你的一颗头颅，记在账上，让你回去向你的大哥复命。望你告诉令兄，务必将我的话转告杨嗣昌老狗：他不要得意过火，我断定他的下场不会比他的老子杨鹤①好。也告诉你们老大说：我李自成继高闯王高举义旗，顶天立地，打不垮，压不扁，吓不倒，拉不转，同你们这班软骨头货压根儿不是一类人，走的不是道。你们自己贪生怕死，希图富贵，顿忘起义宗旨，向杨嗣昌摇尾乞怜，做了朝廷鹰犬，别梦想我李自成会照着你们的样儿学。你们自己把脸面装进裤裆里，头朝下走路，别人怎么也会那样呢？你们自己不知羞耻，竟还有脸来向我劝降。哼，可笑！你回去，告诉王光恩：你们甘心做朝廷的小鹰犬决无好下场！”

①杨鹤——杨鹤于崇祯二年以兵部有待郎衔任陕西、三边总督。他兼用剿、抚两手对付陕西农民起义。到崇祯四年，陕西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，朝廷将他下狱，滴戍袁州。崇祯七年死于戍所。王光兴被骂得脸红脖子粗，不敢发怒，勉强笑着说：“李哥！咱们各行其是，请不要这样骂我。” “各行其是？你说得倒美！忠奸不同，黑白各别，怎么能够把是非混为一谈？咱们既然起义兵，诛强暴，救世救民，凡是不畏艰险，一心走这条路的才算是，倒过头投降朝廷的就是非，就是不忠。说什么各行其是！” 王光兴被骂得无地自容，喃喃地说：“投降朝廷的不光是我们兄弟，连敬轩和曹操也都投降过。” 自成说：“对，连敬轩和曹操也都投降过。不管他们的投降是真是假，都不光彩，都是终身之耻。不过，人家如今又在剿杀官军，高举义旗，你们哩？你们哩？你们驻扎均州，时时准备替朝廷打义军，做了朝廷的鹰犬！你们在今天不能够同他们相比！” “李哥，敬轩想害你死，想吞并你的人马，你难道不恨他么？” “怎么，你想挑拨离间？实话告诉你，尽管敬轩有时很混蛋，也比你们死心塌地投降朝廷的强似万倍！” “请李哥不要忘记，家兄是见李哥目前的处境十分艰难，才命小弟来面见李哥的，是出于一片好意。” “好意？你们是乘人之危，来勾引劝说我做一个寡廉鲜耻的人，这叫做鸡巴好意！倘若你们真有好意，帮我忙的办法有的是，你们肯做么？” “请李哥吩咐，只要我们能办得到的，无不照办。” “能办得到，能办得到。” 自成坐下去，接着说：“据我看，不出两个月，杨嗣昌必然督催湖广与陕西边境诸营官军向兴归山中进犯，追赶敬轩和曹操。

请你们到时候杀了郟阳巡抚，重树义旗。你们能够这样么？”王光兴苦笑说：“李哥，我们已经投降朝廷，决不能再背叛朝廷，反复无常。你既然不听从好言相劝，小弟也不敢再多说了。以后倘有好歹，请勿后悔。”自成冷笑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决不后悔。既然敢起义，就不惧担风险。我看官军把我奈何不得。即令官军奈何得我，你知道我的秉性脾气，宁肯在马上战死也不会跪地乞降，苟全性命，像你们王家兄弟一样。”王光兴又说：“李哥既然把话堵死，小弟就不敢再多言了。只是小弟来时，家兄还有一句话叫小弟转告李哥。家兄说：倘若李哥不肯受招安，我们同李哥仍是朋友。俗话说得好：井水不犯河水。请李哥放心，我们决不会乘李哥在困难之中，背后插刀。”自成轻蔑地一笑，回答说：“谢谢你们老大！请你对他说明：我李自成从来不在乎别人照我的背上插刀。说实在的，今日你们人马不多，没有力量来拣我的便宜，只好发誓赌咒说不向我的背上插刀。既然投降了朝廷，另走一条路，这样的义气话不值半文钱。你们说，咱们今后井水不犯河水。不，事情决不会如此下去。除非你们兄弟回头，发誓不做朝廷鹰犬，跟着大家起义的马蹄往前走。否则，任何一家义军都可以除掉你们。除掉你们是除掉败类，除掉叛贼，并非不讲义气。”王光兴的身上冒出汗珠，说：“老兄的这几句话我记在心中，回去转告我们老大。既然如此，小弟告辞。”“你走吧，恕不相留。”王光兴赶快向李自成拱手辞别，带着从人上马而去。他的心中慌乱，又十分懊丧，既害怕会被李自成的手下将领们追出杀掉，又遗憾劝降不成，不能向杨嗣昌立一大功，也失悔白给李自成送来了不少礼物。等策马奔出几里之后，他回头一望，背后并无追兵，才觉放心、有一个问题他想不明白，在心中暗自说道：“李自成啊李自成，你兵又少，粮又缺，四面皆敌，还要硬撑下去，岂不是自取灭亡？”李自成同将士们蹲在一起，吃完用野菜和包谷掺煮的糊涂汤，忽得探马禀报，说看见一股骑兵从兴山方面过来，距此不过十里，固树木遮蔽，人数看不清楚，但估计有两三百人。自成吃了一惊，吩咐再探，并下令全军披挂，准备应付万一。他疑心张献忠派兵追来，被探子看见的是追兵前队。但是还没有探清楚，或走或战，他不能马上决定。他望望身边的几位大将，说：“玉峰哥，你留在营中莫动。捷轩、汉举，我们到前边去看看。”在十里左右出现的是张献忠的一股游骑，虽然它没有向这边继续前进就转回，但是李自成感到了很大威胁。他猜想张献忠可能对于他的去向已经知道了一些消息，所以派出小股游骑追踪查探。同时，他不能不考虑，当杨嗣昌向他招降的时候会准备另外一手，他不投降就会有一支官军前来追剿；说不定在王光兴来寻找他的时候，杨嗣昌已经将准备追剿的檄文下给郟阳巡抚和川、鄂交界地方的驻军了。他同几位亲信大将略作商量，立即下令全军火速收拾好帐篷和各项辎重，整好队伍，由驻地附近的贫苦百姓作向导，向北出发。二更以后，这一支小部队在雄伟的万山中停下，埋锅造饭，让将士们饱餐一顿，就地露天宿营。但是闯王下令：人不许解甲，马不许卸鞍，只将捆好的帐篷和各种军需卸到地上，让驮载的骡马在这些东西的旁边休息和吃草料。约莫四更时候，李自成带着李强等几个亲兵，将宿营地走了一遍。他明白将士们都很困乏，所以他有意使大家多睡一阵，然后叫醒双喜和中军吴汝义，命他们唤醒大小将领，准备起程。其实，高夫人和有些将领不等叫已经醒来，正在作出发准备。在全营整队时候，李自成同三个做向导的贫苦百姓说了几句话，向他们道了辛苦，嘱他们再带半天路就各自回家。他又同几位大将密商一阵，然后集合全营大小将领和头目开会，由刘宗敏将今后如何分兵潜伏的决定向大家宣布。经过白河战斗和最近几天的掉队和死亡，如今连着属和孩儿兵在内，总数不足一千二百人。在当时遍地农民起义和战争如麻的年代，像这样的小部队，一般说不会引起人们注意，但为着做到真正“销声匿迹”，按照闯王的意思将人马分作三股：闯王和刘宗敏、高一功、田见秀、刘芳亮率领一大股，包括老营和孩儿兵；袁宗第和李过各率领一小股。三股人马今夜三更之前出发，分头向西北走，到竹山和郟阳之间的大山中潜伏起来。那儿在目前官军较少，山高林密，地区广阔，容易隐藏。前年夏天，李自成的部队曾在汉中南一带的大山中分散成小股活动，休息士马，前年冬天潼关南原大战之后，李自成也在商洛山中潜伏过一个短时期，所以他和他的将领们都有了不少经验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如今明确宣布今后如何相互联系，如何再进一步分散，以及遇有必要，如何迅速集合，等等。人马快出发了，闯王立在乌龙驹的头左边，静静地听刘宗敏宣布完今后分散开潜伏活动的指示。刚才亲兵们为驱赶蚊子而在会场中心点燃的一堆半干柴草，此刻已经完全烤干了，不再冒烟，风吹火头，呼呼燃烧。在无边浓黑的荒山森林中，这一堆野火红得特别鲜艳。今日虽然已经是五月初一，但高山中的夜晚仍有点轻寒侵人，所以这一堆火也使周围的人们感到温暖和舒服。乌龙驹将头向火堆边探一探，然后抬起来，望望它的主人，头上的铜饰映照着火光闪闪发亮。大小将领们都把眼光移向闯王，等候他说话。他的沉着和冷静的脸孔，炯炯双目，以及他的花马剑柄，用旧了的牛皮箭筒，绵甲上的黄铜护心镜，都在暗沉沉的夜影中闪着亮光。他突然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，然后用平静的声调说：“我知道大家的心中很不舒服。大家不要光看着咱们又陷入困难里边，又好像受了挫折，其实，咱们一步一步都有胜利，好运道并不远了。去年五月间，咱们重新竖了大旗以后，因为将士们十停有六七停染了时疫，所以被官军围困在商洛山中。郑崇俭两次想趁着咱们将士染病，进攻商洛山，都被咱们上下齐心，以少胜多，杀得大败。他们妄想将咱们困死在商洛山中，内里瓦解，也失败了。杨嗣昌想利用周山搞垮咱们，又失败了。他们最后一计是在出武关往东的路上埋伏重兵，诱我们跳进陷阱，反而使我们抓住机会，不费一刀一矢，从商洛山突围出来。这难道

是我军盼望了一年多的一次大胜利？”山头上滚过一阵雷声。远处扯着闪电。闯王停一停，借着地上的熊熊火光，向将领们的脸上望了一圈。他看见有人在轻轻点头，有人的神色开朗起来。乌龙驹兴奋地踏着蹄子，扬起尾巴，似乎想昂头嘶鸣。闯王轻轻地将缰绳一扯，使它安静，然后继续说：“贺疯子妄想以逸待劳，在汉水渡口将咱们杀得大败，使他立个大功。可是结果如何？我们抢渡汉水，杀败了贺疯子。虽说我们死伤了一些人，摇旗到今天下落不明，可是他的人死伤的比我们多几倍！我们原来想同张敬轩合力抵御官军，险些儿给他吃了，这也算不上什么挫折。吃一堑，长一智嘛。”突然，从山下边传过一只猛虎的吼叫，非常愤怒、雄壮。深沉，在对面高山的峭壁上震荡着回声。乌龙驹侧耳倾听，分明受到了强烈刺激，当猛虎的吼声一停，它便高高地抬起头，发出一阵萧萧长鸣，引得附近三匹战马都应和着叫唤起来。等乌龙驹停止了嘶鸣，又喷了几下鼻，李自成才继续往下说。人们从声音中听出来他的感情激昂，再也无法保持刚才的平静。“我们在商洛山中，”他说，“被围得铁桶相似，万分困难。为什么官军杀不进商洛山呀？为什么咱们能连得胜利？为什么郑崇俭这老狗不能够使咱们饿死在商洛山中呢？你们说，为什么？”有一个声音回答：“因为有你闯王在，天大的难关也能过。”

闯王用鼻孔冷笑一声：“哼，我李闯王并没有三头六臂！是因为老百姓恨官军奸掳烧杀，咱们硬是剿兵安民，保护商洛山中百姓不受官兵之灾；百姓们一辈辈受够了土豪大户的盘剥欺压，咱们严惩土豪大户，为百姓申冤报仇；老百姓痛恨官府催粮催捐，苛捐杂派多如牛毛，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，咱们不许官府派人到商洛山中征粮要款；年荒劫大，百姓们不是离家逃荒，流离失所，便是等待饿死，咱们破山寨，打富豪，弄到粮食就分一半赈济饥民。就凭着这些办法，我们才能够在商洛山中闯过一道一道难关，经历一次一次风险，最后平安地突围出来。我打了十几年仗，只是在商洛山中这一年多才认真地想了些道理，增长了在平日战场上没有过的阅历。从今往后，谁要想同我们联合，可以，但是凡事要听从我们的主张，以我们的宗旨为主。不然，滚他妈的！只要我们为百姓剿兵安民，严惩乡绅土豪，除暴安良，打开大户粮仓赈济饥民，并且使官府不能再向百姓横征暴敛，使百姓稍有喘息机会，只要我坚决这样行事，还怕老百姓不跟咱们一心么？还怕咱们兵少将寡，力单势弱么？哼哼，恰好相反！我感谢张敬轩，他使我这几天重新回想了许多事，重新悟出了一些道理，长了学问。好，好。我感谢敬轩！”他的话没有说完，因心中十分激动和愤怒，不得不停顿一下。差不多完全出于下意识，李自成突然腾身上马，仿佛立刻就要出征。众将领因未得他的命令，依然肃立不动，等候他继续说话。山头上又滚过一阵雷声。雷声未停，从近处又传过来一阵猛虎的深沉、威严、震撼人心的叫声，在四面山腰间回响。将士们在鄂西大山中不论是行军或宿营，常听见老虎叫声、狼的叫声、野猪和猿猴的叫声，以及其它各种大小野兽的叫声，有时还从事围猎，但是这一阵虎叫声却特别引人注目，好像是有意替这一支小小的部队送行似的。虎声仅隔着几十丈外的一道深涧，涧底急流冲击巨石，发出像瀑布一般响声，时与虎声混合。虎声未停，一阵凉爽的夜风吹过，群山上松涛汹涌澎湃，无边无涯，好像是几万匹战马在广阔的战场上奔腾前进，而乌龙驹和几匹战马一次又一次激动地萧萧长鸣。李自成勒紧马头，提高声音说：“要做一番英雄事业，就得有一把硬骨头，不怕千辛万苦，不怕千难万险，不怕摔跟头，勇往直前，百折不挠。打江山不是容易的，并不是别人做好一碗红烧肉放在桌上，等待你坐下去狼吞虎咽。真正英雄，越在困难中越显出是真金炼就的好汉。这号人，在困难中不是低头叹气，而是奋发图强，壮志凌云，气吞山河。能在艰难困厄中闯出一番事业才是真英雄。困难中有真乐趣。我就爱这种乐趣。在安逸中找快乐，那是庸夫的快乐，没出息人的快乐。我们的困难不会长久了，闯过去这一段日子就会有大的转机。没有出息的可以随便离开我，我不强留；有出息的，跟随我到郧阳山中！”他的面前突然起了一阵嗡嗡声。闯王明白大家都誓死跟随他到郧阳山中，使他深深感动，不禁在心中说：“有这样忠。已耿耿的将士，在面前横着天大的困难我也不怕！”他重新向大家的脸上扫了一眼。大家肃立无声，注目望着他的脸孔。地上的火光已经暗了。大家仰头看着他骑在高大的乌龙驹上，一双眼睛在昏暗的夜色中闪光，而在他的头顶上，黑洞洞的远天上也有几颗星光闪烁。隔着深涧，又传过来一声虎吼。李闯王将鞭子一扬，发出命令：“起程！”火把照着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。人马分三股出发，而李自成所在的一支人马走在最前。他在马上继续想了许多问题，从过去想到未来，从自己想到敌人，思绪飞腾，不能自止。他也想到住在北京的崇祯皇帝，心中说：“许多人只看见我们的日子困难，其实崇祯的日子也不好过；等我来日从郧阳山中杀出来，会使他的日子更难。会有这一天的！”一丝微笑，暗暗地从他的带着风尘与过分劳累的眼角绽开。当曙色开始照到西边最高的峰顶时，他的人马还走在相当幽暗的群山之间。但是山鸡和野雉在路旁的深草中扑噜扑噜地舒展翅膀，公雉发出来嘶哑的叫声，而画眉、百灵。子规、黄莺和各种惯于起早的鸟儿开始在枝上婉转歌唱，云雀一边在欢快地叫着，一边在薄薄的熹微中上下飞翔。乌龙驹平日在马棚中每到黎明时候就兴奋起来，何况如今它听着百鸟歌唱，嗅着带露水的青草和野花的芳香，如何能够不格外兴奋？它正在一段稍平的山路上踏着轻快稳健的步子前进，忽然昂首振雷，萧萧长鸣。许多战马都接着昂首前望，振霞扬尾，或同时和鸣，或叫声此落彼起，全都精神饱满，音调雄壮，回声震荡，山鸣谷应，飘散林海，飞向高空，越过了苍翠的周围群山。又过一阵，许多山峰都浸染了曙色，较高的山头上抹着橙红和胭脂色的霞光。大部分山谷中也渐渐亮了。首先从李闯王和将士们的剑柄上和马辔头的铜饰上闪着亮光。人马已走了几十里路，来到一个地势平坦的山坳里，芳草鲜美，大树上挂着紫藤，青石上响着流泉。倘若在平时行军，遇着

这样的好地方，应该命人马停下来休息打尖，然后再走。但是李自成决心早进人鄧阳山中，看见吴汝义来向他请示，他用马鞭子向前一挥，一个字也没有说。吴汝义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立刻对一个亲兵吩咐：“传！人马不要休息，向前赶路！”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